

艾琳·杭特 (Erin Hunter) 著
謝雅文 譯

WARRIORS 貓戰士

新預言

◎ 部曲之 IV

星光指路 StarLight



風族的內亂，會為四族
帶來什麼樣的傷害？
棘爪真的值得信任嗎？



跟隨著戰士祖靈們的預言，貓族們終於抵達他們的新家園。葉掌知道他們必須找到可以代替月亮石跟星族溝通的東西，否則族貓們將群龍無首，也無法預知陌生天地中所隱藏的危險。前鋒球卡，貓族中間開始出現一個個心懷不軌的貓……

晨星出版



序章

月光洗滌山腰，在厚實的棘叢高牆周圍投射出濃密的陰影；被灌木包圍的山谷中，有條滿佈岩石的陡坡，往下則通往一個滿月形的水塘；半山腰上，有道涓流在披覆著苔蘚的石塊間潺潺流瀉；流水注入下方的圓池，宛如星辰閃爍著耀眼光芒。

灌木叢窸窣作響，此時枝葉一分为二，只見貓兒們從山谷中現身，往溪邊移動。他們的毛髮閃耀著柔和的微光，他們身後的苔蘚地上也印著冰冷的腳步。

一隻玳瑁色的母貓率先走到池邊，她盈滿熾熱火燄的雙眼環顧四周。「是的，」她發出滿足的低鳴。「就是這裡沒錯。」

「斑葉，妳說的對。當初我們經過深思熟慮，精挑細選了四隻能夠帶領全貓族撤離森林的貓兒。」一隻走近水池的藍灰色戰士答道。她從一塊突起的岩石跳了下來，隔著月光照耀的水池與玳瑁色的貓兒正面相對。「不過，未

來還有層層艱鉅的關卡等著族貓去面對。」

斑葉若有同感地點了點頭。「是啊，藍星。這項考驗將測試他們勇氣、信念的極限；但他們已經克服了這麼多磨難——我相信他們絕對不會輕言放棄。」

更多星辰般閃亮的貓戰士加入她們倆，一起聚集在水池周圍，山谷儼然已被他們閃亮光潤的形體團團包圍。

「我們的旅程也是困難重重。」一隻貓兒喵道。

「離開行走多年的路，我好難過又捨不得。」另一隻貓兒也附和道。

「現在我們必須學習在嶄新的天際遊走。」斑葉信心十足地說道。她端坐在潺潺小溪旁的岩石上，尾巴收在腳邊。「我們勢必得引領族貓到這個新的大集會地點，只有在這兒我們才能和族長、巫醫溝通；然後這裡會成為五族真正的家園。」

贊同的低語聲浪此起彼落，她身旁的群貓眼中也都散發出一絲希望的光輝。

「他們可以在湖裡捕魚，」其中一隻貓兒喵道。

「山林裡、池塘中，到處可見活蹦亂跳的獵物，」另一隻貓兒也附和道：「整個貓族即使在禿葉季，也不愁沒食物可吃了。」

一隻藍灰色的戰士似乎仍然有些不安。「活命比飽食獵物重要多了，」她喵道。

一隻紅褐色的公貓從群貓之中擠出一條路，走到大夥兒前面。「他們又不是乳臭未乾的小貓，」他不耐地說道：「他們知道該怎麼閃避兩腳獸和牠們的惡犬，當然也曉得該怎麼躲開狐狸跟獾。」

「橡心，並非所有紛擾的源頭都來自兩腳獸，」藍星厲聲叫道。她轉過頭來怒氣沖沖地與公貓對視。「或來自狐狸跟獾。你應該跟我一樣清楚，部族之間也會引發許多爭端。」

貓戰士們個個不安地面面相覷。只見橡心溫順地低下頭。「妳說的是。他們向來如此。這也是戰士存在的其中一項意義。」

「麻煩都從最險惡的事物而來。」一個低沉粗啞的新嗓音加入談話。

藍星猛然轉頭，頸部的毛髮豎得筆直。她專注地凝視著山谷頂端的新訪客。普通的貓兒不可能像他這般龐大結實——他看起來就像一團走入棘叢、全身漆黑的龐然大物，群貓只能辨認出他肌肉發達、寬闊健壯的四肢，和他一雙明亮的小眼所散發出的微光。

過了幾秒，藍星終於鬆了一口氣。「朋友，歡迎大駕光臨，」她喵道：「星族欠你一份人情。你做得很好。」

「對我而言，只是舉手之勞，」新訪客答道：「這些貓兒勇敢無畏地面對了他們的命運。」

「族貓跋涉千山萬水、吃盡苦頭，我們無力平復他們心中深切的悲痛。」斑葉也表示贊同。「即使當他們走進異族的屬地，我們無法看見他們的身影、聽見他們的聲音，這些貓兒仍然勇往直前、毫不退縮。現在他們必須知道，他們又回復到四個不同的部族了。」她神情肅穆地說。「尤其對那些曾經一起攜手走向太陽沉沒的地方的貓兒來說，格外痛苦難耐。想要忘卻彼此間深厚的友誼，談何容易？」

「他們必須盡快劃定各部族的領域及邊界。」橡心嘟囔道：「到時候麻煩還多著咧。」

「每位忠心耿耿的戰士，都想為他們的部族爭取到最好的地盤，」藍星喵道。

「只要他們是為各自的部族奮鬥，」橡心反駁道：「而非為一己之利你爭我奪，都還說得過去。」

「這就是暗藏危機之處，」一個焦慮的聲音說道。一隻毛髮烏黑亮麗的公貓凝視著波光粼粼的銀色池水，彷彿能看見危險如一條大魚般浮出水面。「我看見一隻貓野心勃勃地追求不屬於他的權力……」

「不屬於他的權力？」一隻體型精瘦、嘴巴扭曲變形的公貓走到水池另一頭，只見他雙肩怒髮衝冠、十分不悅。「夜星，你竟敢說『不屬於他的』權力？」

在月光的照耀下，黑色公貓的毛髮宛若激起陣陣漣漪。「好吧！曲星。我要說的是：還不属于他的權力。」他喵道：「這隻貓得學學耐心的美德。權力並非一塊獵物，非得趁它溜走前把它抓住。」

那隻貓沉住性子再度坐下，但怒火仍在他的眼中熊熊燃燒。「難不成你希望我們的戰士全跟老鼠一樣膽小怕事嗎？」他低聲抱怨道。

夜星眯起雙眼，尾端微微抽動一下，不過在他還沒來得及回話之前，另一隻貓兒踱步向前：她是隻毛髮濃密的黑灰色母貓，有張大圓臉和銳利的目光。她走到生苔的池畔，站在斑葉身邊凝視著池水。過沒多久，水池中央的朵朵漣漪開始向外擴散、拍打著池畔。

這隻黑灰色的母貓抬起頭來。「我已經預見了未來，」她咆哮道：「黑暗時代即將來臨。」

一陣憂慮的騷動，宛如在蘆葦間蕩漾的微風，開始在眾貓間發酵；但沒有半隻貓敢扯開嗓門大聲質問她。

「所以？」場面再度回到鴉雀無聲的靜默後，藍星提出疑慮。「黃牙，告訴我們妳言下之意究竟為何吧。」

黑灰色母貓此時顯得有些猶豫不決。「我不能確定自己所見的事物。」她厲聲說道：「而且，我想你也不會想聽我的預言。」她閉上雙眼，當她再度開口時，嗓音變得比以往更加低沉平靜，貓兒們無不聚精會神、仔細聆聽。「**和平降臨之前，鮮血將會濺染鮮血，湖水將會血紅一片。**」

藍星全身僵直，低頭望著池水。湖面上，一抹血紅的污水正漸漸向外蕩漾開來，最後整面池水都渲染成了一片腥紅。湖水彷彿映照出火紅的落日，不過抬頭一看，山谷上方依舊是那一輪明月在流雲間飄蕩。

眾貓紛紛驚恐地倒抽了口氣。斑葉全身顫抖地踱步向前，拚了命似地盯著水面猛瞧，好像想找出什麼能夠顛覆黃牙不祥預言的事物。

「妳是不是想找出火星未來的下場？」藍星溫柔地問她。「別找得太認真了，斑葉。每隻貓兒都該知道，有時候我們只能聽天由命。」

斑葉抬起頭，眼中閃現一道果斷堅定的光芒。「為了幫助火星，**要我做什麼都可以**，」她心懷不滿地叫道：「我會以星族的力量保護他。」

「即使如此，恐怕也無濟於事。」藍星對她提出警告。

四周的星族戰士開始撤離池畔、爬上斜坡，從蕨葉叢中返回住所。最後他們閃爍著微光的皮毛消失眼前，山谷中唯一光源只剩下水中月光的倒影。

有隻生物在幽暗處逗留了一會兒，她寂默不語、環顧四周，直到最後一隻貓兒離開；然後她稍微活動一下筋骨，只見一道月光照在她強而有力的背膀。

「午夜，這不是妳該出現的場所，」她對自己咆哮，「接下來沒有妳的任務了。」她頓了一下又說：「或許我將會再見一次族貓，烏雲密佈的黑暗時代即將到來。」

當她轉身走回荊棘叢中，月光照耀著這隻母獾頭上雪白的寬條紋；接著午夜悄然地消失無蹤，山谷再度空無一物。

第一章



棘

爪站在斜坡頂端，凝望著下方湖上映照出的刺眼銀燄。正如午夜所允諾的，族貓們終於找到他們的新家，星族在那兒靜候他們的到來，而他們最後也終於擺脫兩腳獸的侵擾。

戰士們在他周圍輕聲交頭接耳，焦慮不安地注視著坡底那個既黑暗又陌生的空間。

「就這一點點的光源，絕不可能看清底下的情況。」亮心——這隻薑黃色和白色交雜的雷族戰士——用她僅剩的一隻眼睛俯瞰全景。

雲尾則抽動了一下尾巴。「還能有多糟呢？想想我們經歷過的種種劫難。我們可以打敗任何四條腿的動物。」

「那兩腳獸呢？」影族副族長褐毛問道。

「此趟艱辛的旅程已讓大夥兒體力透支、精疲力竭，」風族的黑爪說道：「我們暴露在這種曠野，狐狸跟獾很容易就能發現我們的行蹤。」

一時之間，棘爪突然感到恐懼襲上他的心

頭，然後他繃緊雙肩、振奮精神；要不是星族相信族貓們能夠在新環境中存活下來，就不會帶領他們前來此地。

「我們還愣著做什麼？」一個新聲音開口說話。「難不成要整晚在這裡罰站啊？」

棘爪強忍笑意，轉頭一看，發現鼠掌就在他身後。這隻薑黃色的見習生正在用前爪撕扯潮溼堅韌的青草。只見她的眼中閃耀著殷殷期盼的熾燄。

「棘爪，你看！」她發出喜悅的低鳴。「我們辦到了！我們找到新家了！」

她蜷起後腿，蓄勢待發地準備往山底直衝而下；但趕在她起腳前，火星就推開眾貓，擋住她的去路。

「等等。」這位雷族的族長用尾巴深情地碰了一下他女兒的肩膀。「我們一起下去，記得隨時留意可疑的動靜；或許這裡是星族盼望我們找到的新歸宿，但牠們可不希望我們將聰明才智留在森林了。」

鼠掌充滿敬意地點了點頭，向後退了一步；不過她斜眼瞄了一下棘爪，而他發現她的眼中仍舊閃爍著興奮的微光。對鼠掌來說，旅途的尾聲絕不可能有洪水猛獸出沒。

火星踱步走向影族和河族的族長——黑星和豹星。「我想還是先派一隊巡邏兵下去探路好了，」他啞道：「找幾隻貓下去探探情況。」

「好主意——但我們不能光站在這裡等他們回來，」豹星提出異議。「暴露在這野實在太冒險了。」

黑星發出贊同的喃喃聲。「這時候如果狐狸來了，他絕對可以不費吹灰之力，就把虛弱無

力的貓兒抓走。」

「可是大夥兒需要休息啊，」風族的泥爪也加入討論。他的族長高星正躺在不遠的地上，有巫醫吠臉蜷伏在一旁悉心照料。「高星沒辦法走太遠的路程。」

「那就立即派出一隊巡邏隊下山吧，」火星提議。「至於其他貓兒也慢慢走下山，如果找到一個遮風避雨之處就先歇歇腳。泥爪，你說的也沒錯——」當這隻風族的副族長準備張嘴爭論，火星又接著說：「我們全都已經太過疲倦了，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個避難的屏障，大夥兒就可以睡得比較安穩了。」

黑星將褐毛叫來他跟前，而豹星也以尾巴示意，喚來她的副族長霧足。

「我要你們走到湖泊盡頭，然後再馬上回來，」豹星對他倆發號施令。「盡可能蒐集各種情報，記得快去快回，千萬別暴露行蹤。」

兩隻貓兒輕彈耳朵，旋即轉身飛奔而去。只見他們緊貼地面大步向前，不一會兒，他倆就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
火星望著兩隻貓兒離去的背景，然後發出一聲嚎叫，召集其他貓兒到他身邊。泥爪回到高星身邊，用爪子輕推這位老族長向前。族貓們全聚到雷族、河族和影族的族長身後，開始緩步走下斜坡，朝湖泊邁進。

「怎麼了？」鼠掌發現棘爪動也不動，不禁發出疑問。「你為什麼像隻凍僵的野兔動也不動？」

「我希望……」棘爪環顧四方，發現他的姊姊褐皮正在不遠處行走；他示意叫她過來。等

到那隻玳瑁色的母貓加入他們，他向貓兒們解釋道：「我希望所有參與第一次旅程的貓兒，一起往下走。」

幾個月之前六隻來自各部族的貓兒離開森林，踏上尋找新家園的旅程，如今只剩下四隻貓兒撐到最後一刻。這趟旅程中，他們得到了跟安全家園一樣珍貴的東西——那就是他們之間緊緊相繫的深厚友誼——他們之間所建立的友誼比岩石還堅固，比午夜的峭壁家園的洶湧浪濤還深。

現在棘爪希望能在他們分成各自部族前，最後一次跟同甘苦、共患難的友人一道旅行。

褐皮發出贊同的喵喵聲。棘爪一與他姊姊碧綠的眼眸四目相接，就知道她心裡也很清楚他們很快又會成為敵貓，下回再見面極可能就是在戰場了。他帶著心中的離愁思緒，緊緊貼著姊姊的口鼻，在鬍鬚間感受到她溫暖的呼吸。

「鴉羽在哪兒呢？」她問道。

棘爪抬頭一看，發現那隻年輕的風族戰士就在幾個狐狸尾巴遠之處，只見他憂心忡忡地走在高星身旁。風族的族長已經疲累到幾乎寸步難行；他的長尾垂在地上，沈重的身軀倚靠在棕色的虎斑戰士一鬚身上。而風族的巫醫吠臉也亦步亦趨地尾隨在後，憂愁寫滿了他的面容。

「嘿，鴉羽！」鼠掌叫道。

風族的貓兒跳了過來。「你想幹嘛？」

棘爪對於他不友善的口吻充耳不聞。鴉羽的毒舌像是足以割去你雙耳的一把利刃，不過刀子口豆腐心的他只要危險降臨，絕對會挺身而出，捍衛朋友，直到最後一口氣。

「跟我們一起走到湖畔吧，」他慫恿著鴉羽：「我希望我們可以有始有終，一起開創旅程，也一起為旅程劃下完美的句點。」

鴉羽低頭坐下。「這一點意義也沒有，」他低聲喃喃道：「我們再也不可能聚在一起了。如今暴毛定居急水部落，而羽尾也已經離開了我們。」

棘爪用尾巴輕拂這隻年輕戰士的肩頭。

「羽尾現在也與我們同在，」鼠掌一邊走過來加入他們，一邊說道。她堅定的信念在眼中一覽無遺。「鴉羽，如果你還不知道這一點，那就比我想的還要鼠腦袋了；而且我確信總有一天我們還會與暴毛再度相聚。現在的新家比以前居住的森林還要接近山區，不是嗎？」

鴉羽發出一聲長嘆。「好吧，」他喵道：「我們走吧。」

大多數的貓兒都已超越他們，小心翼翼地踏進陌生的領域。一如這趟長路漫漫的旅程，大夥兒一路走來，無不緊貼著彼此，相互扶持。棘爪在不遠的前方，看見了河族的巫醫蛾翅跟來自四族的見習生們走在一塊兒。從金雀花叢的走下去，就是一個長滿青草的山谷。影族的貓后高罌粟，正領著她的小貓步履維艱地往陡峭的斜坡走下去；雷族的雲尾和亮心連忙飛奔過去幫忙，兩隻貓兒嘴裡各叨著一隻小貓。斜坡更深處可見影族的灰貓杉心，他在荊棘灌木林中來回穿梭，時時留意會找貓兒下手的狐狸跟獾。

要不是因為棘爪早就認識了這群貓咪，他絕對無法辨別大家來自哪個部族。他陰鬱地思索，不知何時他們要再度分開，大夥兒各奔東西又是怎樣的遺憾？

一聽見鼠掌不耐的叫喚，「棘爪，快點啊，不然我們就留你一個在這裡築窩嘍！」棘爪立

刻挪動腳步，但還是三不五時就停下來呼吸夜晚的空氣。貓兒的氣味最為濃烈，但除此之外，他也能嗅到老鼠、田鼠和野兔的味道。他早就不記得上回獵食是什麼時候的事了；族長們應該很快就會讓他們開始打獵了吧？

他才剛開始想像獵物的美味，就被褐皮警告的噓聲嚇了一大跳。她正在幾尾長的前方。「快看那裡！」影族的戰士邊用尾巴示意，邊厲聲說道。

一看到兩腳獸籬笆上薄薄一層像蜘蛛網似的網眼，在拂曉蒼白的日光下閃耀光芒，棘爪馬上就豎起耳朵。另外也有兩、三隻貓兒停下腳步，驚恐地注視這一幕。

「我就知道我們遲早會碰上兩腳獸！」鼠掌不悅地抽動一下尾巴，輕聲喵道。

棘爪又嗅了嗅空氣。他可以聞出兩腳獸的氣味，但氣味既模糊又久遠。除了兩腳獸，他還聞到另一種陌生的味道；棘爪一時之間無法想起那究竟是什麼。

「馬！」鴉羽證實了他的猜測。「那裡有一匹馬。」

他用尾巴指示方向，而棘爪也在籬笆內的樹叢下發現一個巨大黝黑的身影。他覺得好像有二匹馬，但從斑駁的枝葉所投射的浮光掠影中，很難辨認清楚。

「什麼是馬？」白掌凝望著籬笆，愁容滿面地喵道。

「別擔心，」風族的裂耳邊用尾端輕拂她的肩頭，邊向她保證。「有時候他們會跑來我們的疆界，背上還坐著兩腳獸。」

白掌不可置信地眨眨眼睛。

「我們前往太陽沉沒的地方時，途中也曾看過馬兒，」棘爪也加入討論。「我們橫越他們

的原野時，他們完全沒有發現我們的存在。我們需要小心的是照料他們的兩腳獸。」

「我沒看到兩腳獸的巢穴啊，」褐皮說。「或許這些馬兒是野生的。」

「希望如此，」棘爪喵道：「如果只有馬兒，我們就不用傷腦筋了。」

「只要我們不被他們的巨蹄踩成肉餅就好。」鼠掌說道。

這幾隻貓兒沿著兩腳獸的籬笆往前走，一直走到眾貓群聚的雜木林才停下腳步。棘爪環顧四方，看見雷族的巫醫煤皮，和她的見習生——同時也是鼠掌的妹妹——葉掌。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鼠掌問道：「我們為什麼要停下來？」

「族長們派遣的巡邏隊回來了。」煤皮向她解釋。

棘爪朝她的目光望去——四族族長和風族的副族長泥爪在樹墩旁緊緊圍在一塊兒，而霧足和褐毛兩位巡邏隊隊員面向他們；至於其他貓兒則樂地逮到片刻的休息機會，圍著樹墩在潮溼矮小的草地席地而坐。

棘爪將同伴拋在身後，逕自穿過眾貓，走向前方，聆聽部族族長的對話。

霧足正向族長們報告視察的情況：「湖畔的沼澤地滿是泥濘。天亮以前最好別再前行。我們不願見到貓兒們受困泥漿。」

「在溼地裡活動，對影族來說簡直就是家常便飯，」黑星趕在其他族長開口前搶先說道：「不過如果你們希望我們留下來，我們倒也可以跟大夥兒一起稍作休息。」他的語氣尖酸刻薄，好像影族沒有先行探勘家園，是施與他們一個天大的恩惠。

棘爪眯起雙眼。各族現在就為瓜分領土顯露出你爭我奪，也未免太早。如今他已習慣四族

貓兒和樂地相處在一塊，長年的隔閡與芥蒂早就被他拋在九霄雲外。他擔心有的貓兒比較虛弱無力，很可能會遭遇更多不利於他們的衝突。

他希望族長們能決定今晚在此歇腳。丘陵地足以遮蔽強勁的風勢，大樹也成為貓兒們最好的臨時避難所。獵物的陣陣香味不斷從暗處飄送過來，不禁讓他狩獵的爪子開始蠢蠢欲動。

「我想我們先在此歇息好了，」火星喵道。他的這席話頓時讓棘爪放下心中一塊大石。「我們大家都需要好好休息，而且湖畔聽起來也不像個舒適安穩的地方。」

豹星輕聲表示贊同。火星話還沒講完，高星就咚的一聲側身倒臥在地，不停躺在地上喘著大氣，彷彿自己一步也走不動了。泥爪邁開大步到他身邊，迅速地聞了聞他，並在他耳裡說了幾句話。

「高星看起來筋疲力竭，」棘爪對鴉羽輕語道：「他是不是快要追隨星族而去？」

鴉羽面色凝重地點點頭。「不過現在有我們在他身邊，他會沒事的。」他喵道。不知怎地，棘爪從他的話語中發現鴉羽跟其他貓兒一樣，都在試圖欺騙自己。

黑星縱身一躍，跳到樹墩上。這隻位高權重的白色公貓翹起尾巴，一副趾高氣揚的模樣，黑色的巨爪使勁插入粗陋的木頭中。他發出一聲威風凜凜的嚎叫，頓時每隻貓兒都轉過頭來聽他說話。

「貓族子民！」等到最後一個離群失散的貓兒靠過來，他才開始發言。「我們已經抵達星族應許我們的新家園，但大家都體力透支、飢腸轆轆，所以必須在此紮營休息。」

「誰叫他代表族長上台發言的啊？」鼠掌低聲嘀咕。她碧綠的雙眼閃過一道憤憤不平的怒

火，不過當棘爪發現有幾隻影族戰士站在附近時，立即輕彈尾巴、堵住鼠掌的嘴。

「那什麼時候打獵呢？」後頭有隻貓兒發問。

「等到旭日東升，我們就可以大開殺戒，」黑星答道：「到時候會有滿坑滿谷的獵物等著我們去抓。」

「同時我們也要隨時保持警戒，」火星說道。他跳到黑星身旁，所以這位影族的族長不得不往後退了一步。「各位副族長，請找兩、三位可以徹夜不睡的戰士。我們都不願熟睡之際被狐狸襲擊。」

泥爪——自從高星體弱不支就開始領導風族的副族長，這時也連聲贊同；而河族的族長豹星也表示同意。於是這場短暫的會議宣告解散，眾貓開始各自尋覓睡眠的處所。吠臉輕推高星，將他攙扶到茂盛的長草堆裡，而身體衰弱的風族族長一碰到草皮，馬上就撲通一聲摔倒在地，從頭到腳都直打著哆嗦；一鬚坐在他身邊溫柔地舔著他的毛髮。

褐皮與她弟弟親暱地相互觸鼻。「我最好去枯毛那兒報到了，」她喵道：「待會兒見嘍，棘爪。」她火速轉身離去，朝著在影族副族長周圍聚集的族貓們飛奔。

棘爪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自願守夜。雖然他當上戰士的歲數還不滿四季，雷族現在亟需每隻貓兒供給糧食、保衛家園——自從在他們離開森林前，失去副族長後，更需要大夥兒挺身而出。一想起灰紋如何被兩腳獸捕獲、帶走，棘爪就不由得打了個冷顫。他瞥見族長火星對栗尾和蕨毛下達命令，猜想他們暫時還不需要他幫忙，只好看看其他雷族的貓兒有沒有需要他協助。

塵皮和他的伴侶蕨雲，以及他們的兒子小白樺——也是他們最後生下的一窩小貓中倖存的孩子——一起站在樹蔭底下。當長尾無力地躺在草地時，蕨雲連忙伏在他身上，焦慮地東聞西嗅。長尾沒比塵皮大多少季，但自從他雙眼失明起，就被迫與年邁的長老為伍，這次從森林撤離的旅程，對他來說格外艱辛；長尾的另一邊則是棘爪的母親金花，此時的她正躺在兒子的脅腹旁，她是雷族裡年紀最長的貓后，她疲倦到除了將自己溫暖的毛髮貼緊長尾外，什麼力氣也沒有。棘爪一想到這裡心中不禁隱隱作痛。

塵皮輕推這隻一臉病容的虎斑公貓肩膀。「加油，長尾，」他喵道：「我們就快到了。」正當鼠掌三步併作兩步，衝向前幫忙時，棘爪發現在矮樹叢後面有一塊完美的棲身之處；那兒青草茂盛，還有幾棵枝葉稀疏的灌木。

「在那裡築個窩，你們覺得怎麼樣？」他翹尾示意，對大家提議。

「好主意。」塵皮喵道：「沒關係的，長尾，我們一把你帶到避難所，馬上就讓你睡個好覺。」

長尾費力地抬起身子；鼠掌走到他身旁，捲起尾巴套在他的頸部領他上路。棘爪讓金花倚在他的肩上，而蕨雲也在一旁鼓勵小白樺跟上腳步。

「希望這裡就是我們踏遍千山萬水所尋覓的歸宿，」塵皮望著四周身心俱疲的貓兒說道：「我們實在沒有力氣再走下去了。」

棘爪沒有回話。他知道塵皮說的對——但是他沒有把握告訴塵皮這就是星族指示的應許之地。他望向其他在枝幹間悄然落腳、將枯葉鋪在灌木底下的貓兒，突然瞥見葉掌叨著一嘴鋪床

用的苔蘚，從他身旁走過；這時棘爪回想起，這隻巫醫見習生對戰士祖靈旅程中一路相隨的信念，自始至終都堅信不疑。他一直相信等他們抵達新的家園，一切的苦難就會結束；不過四周陌生的環境卻讓他萌生畏懼，如今棘爪只覺得磨難才剛剛展開。

鼠掌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緒。「塵皮，要不要我們幫你們狩獵？」

她的導師用尾巴輕拂她的耳朵。「不了，我們等等自己來就可以了。妳看看妳，站著都能打瞌睡了，快跟棘爪去休息一會兒。」

「好吧。」鼠掌打了好大的一個呵欠說道。

「到金雀花叢底下好不好？」棘爪領著鼠掌走向剛才在幾尾遠的山坡上所發現的地點，然後蠕動身體鑽到低矮的樹枝下。

鼠掌也跟著鑽了進去，然後把自己蜷成一顆毛球，連尾巴也繞到鼻頭。「晚安。」她含糊不清地呢喃道。

棘爪在金雀花叢底下亂扒了一下，做了一個舒適的小窩，然後將身體蜷縮成一團，依偎在鼠掌身邊，他聞到了她身上溫暖熟悉的幽香。讓他高興的是，他們不用築起一個真正的營地——戰士跟見習生必須分別睡在各自的小窩裡。他知道自己以後一定會萬分懷念睡在鼠掌身旁的夜晚，這是他進入夢鄉前最後一個念頭，然後睡意宛若陣陣輕柔的黑色波浪將他淹沒。



棘爪的夢境既黑暗又混亂。他在濃密的森林中央尋覓某件東西，但是他走的每條小徑最後

都會通到一團糾結纏繞的荊棘林，或一道無法跨越的荊棘圍牆。他奮不顧身地向前衝刺，但佈滿針刺的枝幹卻無情地朝他身體猛戳。

「棘爪，起床了！太陽都要曬屁股了！你以為你是誰啊，刺蝟嗎？」

棘爪猛然睜開雙眼，看見鼠掌正用前爪戳他。彷彿水波般柔和的黃色日光滲入金雀花叢斑駁的枝葉。

「已經天亮了，」鼠掌繼續叫道：「我們去看看能獵到什麼食物吧。只要你別再冬眠了。」

他眨了眨惺忪睡眼，試圖將睡意驅散，接著左搖右晃地站起身子，抖落那些黏在毛髮上的枯葉殘片，然後跟著鼠掌的腳步走進曠野。

棘爪一想起自己身在何方，困惑又混亂的惡夢頓時煙消雲散。但當他初次在日光下瞭望新家園的風貌時，焦慮和憂心卻又悄然爬上心頭。讓他納悶的是，這個遼闊陌生的地方真的會是貓族的新居嗎？

一陣帶著寒意的微風吹來，只見湖面掀起陣陣波紋，湖畔的蘆葦也沙沙作響。此時棘爪眼前波光粼粼的湖水是一望無際般的浩瀚廣闊。天際間露出一線曙光，預言了旭日即將東升。回首來時路，和緩的坡道慢慢向上延伸，與一片光禿禿的荒野相連。兩腳獸的籬笆橫越荒野，而棘爪也能在逐漸明亮的陽光下看見遠方有幾個兩腳獸的窩。他微微呼出一口贊同的氣息；這麼小的窩裡不可能住多少兩腳獸，再說距離這麼遙遠，應該不至於對貓族造成什麼妨礙。

湖水的盡頭，樹林的煙燻污點越發深暗；棘爪猜想它們是一片仍在禿葉季綻放綠意的松樹

林——每當微風吹過，松樹林就宛如泛著波紋的蔥鬱皮毛在風中輕輕蕩漾。

當太陽緩緩從地平線升起，耀眼的的光芒刺得貓兒睜不開眼；最後幾顆晨星退去，萬里無雲的天空好似一張淡藍畫布。

「是打獵的時候嘍！」棘爪對身旁的鼠掌喵喵道。

他到處搜尋火星或資深戰士，看看是否已有巡邏兵外出探路。他的族長跟豹星、黑星和泥爪從附近的金雀花叢鑽了出來。棘爪心想族長們剛才一定在開會，當他看見泥爪取代高星的位置代表風族出席會議時，突然心頭一怔，對高星的病情十分擔憂。

「不知道高星昨晚是不是加入星族的行列了，」他低聲喃喃，一想到這裡，他的五臟六腑就悲痛地揪成一團。

鼠掌搖搖頭。「我不這麼認為，」她喵喵道：「如果他真的走了，他們會將他的屍體抬到外頭供族貓瞻仰膜拜。」

棘爪希望她說的對。他還來不及開口回話，火星就跳上昨天族長們發表言論的樹墩。黑星見狀也跳到他身邊，而泥爪也爬到火星的另一邊。三隻貓兒勉為其難地擠進樹墩狹小的空間裡，所以豹星乾脆放棄跟他們一爭高下，她索性坐在底下錯節扭曲的樹根上。

「我們得找別的地方召開大集會，」鼠掌說道。

然而，火星召喚全貓族的號叫卻打斷了她的話語，群貓紛紛步出小窩走到曠野集合。他們看起來都弱不禁風、體力不支的模樣，絕對是這塊領土中邪惡生物會下手的對象。每隻貓兒提心吊膽地環顧四周，彷彿到處都藏有饑渴難耐的怪物盯著他們。

棘爪一蹦一蹦地跑下斜坡，朝樹墩邁進，而鼠掌也緊跟在後。半路上他發現高星黑白相間的身體蜷縮在昨夜入睡的草叢，風族的巫醫吠臉坐在他身邊，焦慮不安地嗅著他的皮毛；他倆絲毫沒有加入其他貓兒到樹墩周圍開會的打算，顯然高星的身體狀況還是無法參與大集會。

「貓族子民，」棘爪抵達他同胞們聚集的地點時，火星開始發言。「今天我們必須做出重要的決定，並開始執行艱巨的任務。」

「狩獵巡邏隊立即出發，」泥爪打斷火星的發言，把他推到一邊。「風族將佔據丘陵，河族可以在湖裡獵魚，而雷族——」

一鬚見狀立刻一躍而起，發出憤憤不平的噓聲。「泥爪，你在這裡發號施令是什麼意思？」他咆哮道：「在我看來，高星現在還是風族的族長。」

「他也做不久了。」

這位副族長冷酷的聲音讓棘爪感到非常詫異。他希望高星沒有聽到泥爪無禮的言論，當發現那隻老貓仍舊在鋪滿青草的小窩中安睡，身旁還有吠臉照料，頓時鬆了口氣。

「總要有貓出面掌管大局吧，」泥爪繼續說道：「難道你希望異族貓兒把風族踢到一邊，然後私自瓜分領土？」

「說得跟真的一樣！」鼠掌義憤填膺地說道。

一鬚怒氣沖沖地瞪泥爪，雙眼中燃燒熊熊怒火。「你放尊重點！」他厲聲喝道：「你還在育兒室裡喵喵吃奶的時候，高星就是風族的族長了。」

「我早就不是乳臭未乾的小貓了，」泥爪旋即還以顏色。「現在我是副族長。再說，打從

我們撤離森林起，高星就沒辦法領導我族了。」

「夠了！」火星揮動尾巴，示意這位風族的副族長保持安靜。「一鬚，我知道你很擔心高星，不過泥爪只是在盡他的本分罷了。」

「他也犯不著表現得跟已經當上族長一樣。」一鬚咆哮著說。他一邊坐下，一邊用銳利的目光橫掃四方，彷彿想激起大家批判的聲音。

「一鬚說的也很有道理，」火星轉而對泥爪說道：「副族長很難真正取代族長的地位——不論對其他的族貓和副族長本身來說，都是件困難的任務。」

火星看似替他背書的同時，泥爪傲慢地抬起頭來，臉上仍舊難掩怒容。他咧著嘴還沒出口，就被黑星先聲奪人。

「如果風族對族長的人選產生質疑，就該讓他們私下解決。在這裡胡鬧下去，根本就是在浪費大家的時間。」

泥爪發出惱怒的噓聲，直截了當地別過頭去。棘爪縮緊利爪，如果風族的副族長再惹出什麼麻煩，他隨時準備一躍而上。泥爪是四族裡最好勇鬥狠的貓兒，而且他向來就不怎麼喜歡火星和雷族，一旦泥爪成為風族的族長，棘爪可以預見他勢必會在部族間掀起一番腥風血雨，尤其在劃定四族邊界的時候，更是麻煩。

火星的發言打斷了他不安的思緒。「我希望藉著推舉一位新戰士，來開啟雷族在此地新生活的序幕。鼠掌，妳在哪兒？」

「什麼？是我嗎？」喜出望外的鼠掌像隻小貓般尖聲叫道。她猛然起身、豎直耳朵、高翹

尾巴。

「對，是妳。」棘爪看見火星召喚自己女兒時，眼光閃爍著一道喜悅的光芒。「妳千里迢迢、不辭辛勞地完成旅程，然後又帶領眾貓來到新家園，雷族的貓兒對妳的感激，實在無法言語。塵皮跟我一致認為如果有見習生能榮獲戰士的美名，那麼這個選擇非妳莫屬。」

棘爪舒展肢體，用口鼻輕柔地觸碰鼠掌的耳尖。「去吧，」他輕聲說道：「火星說的對。妳對族貓的貢獻足以獲得戰士的頭銜。」

她對他眨眨眼，依舊驚訝地說不出話，然後轉身朝著火星站立的樹墩邁進。在她抵達樹墩之前，她的母親沙暴向前跨了一步。鼠掌停在母親的面前，只見沙暴眼中散發出驕傲的光采，她在女兒身上飛快地舔了幾下，梳整她的毛髮。棘爪也看到葉掌走出來，親密地用口鼻蹭了蹭她姊姊的側身。

鼠掌的導師塵皮也踱步向前，領著她走向樹墩，然後站在她身邊等待火星開口發言。

火星從樹墩上一躍而下，對鼠掌鼓舞地眨眨眼，然後抬起頭來對群貓說話。「以下將是貓族遷徙至新家園，第一次發表宣示，」他開口道：「我，火星，雷族族長，懇請祖靈庇佑這位見習生。她歷經種種磨練，完全恪遵你們崇高的守則。故我在此誠摯推舉她成為一名戰士。」

他的眼中燃燒著炙熱的火光，棘爪明白這一刻對火星而言，有多麼重要。這一刻，不只對雷族，甚至於對一起跋山涉水的四族貓兒來說，都具有關鍵性的重大意義。召喚星族為新戰士命名，就等同於宣示這個陌生的地方是他們的領土。在旅程中不知有多少次，貓兒們害怕他們離棄了自己的戰士祖靈，但火星現在這番自信滿滿的宣言，彷彿確定閃閃發亮的星族正在他們

頭頂上照耀大地。棘爪的皮毛因為愧疚而感到陣陣刺痛，他希望自己也能堅信星族跟著他們一起踏上旅程，在新家園定居；他說服自己這裡是個貓族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園。他甩甩腦袋，強迫自己把這些煩心事拋諸腦後，專心聆聽戰士命名儀式。

「鼠掌，」雷族的族長說：「妳願意遵守戰士守則保衛這個部族，即使不惜犧牲生命？」鼠掌清楚明確地說道：「我願意。」

「那麼以星族的力量，我授予妳戰士之名。鼠掌，從現在開始，妳的名字就是松鼠飛。星族將以妳的勇氣和決心為光榮，歡迎妳成為雷族的戰士。」

火星將鼻子輕抵在松鼠飛頭上，她也尊敬地回舔他的肩。「決心」這個誇耀很少在戰士命名上提到；決心反映在松鼠飛身上，有時倒不如說是固執，而且不止一次讓她惹禍上身、瀕臨險境。棘爪知道這對父女是否還記得松鼠飛的一意孤行，曾為她帶來多少跟族長和戰士守則的衝突，彼此也產生許多摩擦。不過棘爪也回憶起這趟旅程中，她的決心和立誓要成功的意志力，總讓同伴打起精神、重新振作。一想起她源源不絕的勇氣、她拒絕相信他們走不到旅程終點的精神，這一切都讓他感到無比驕傲。

當她一離開火星，葉掌立刻喜悅地撲向她，呼喊她的新名字迎接她。「松鼠飛！松鼠飛！」

周圍的貓兒也都響起歡呼聲、叫喚她的名字。松鼠飛眼中閃耀著驕傲的光芒。四族的貓兒似乎也都為她榮獲戰士頭銜而高興——然而，大家都等著看她日後是否真的能夠名副其實。當棘爪在眾貓間擠出一條路，朝她側面走去，他也看到褐皮和鴉羽正朝她而來，那些一起攜手

踏上旅程、前往午夜洞穴的同伴，對松鼠飛總是一種特別深刻的情誼。

「恭喜你！」褐皮喵喵道，而鴉羽也在一旁點頭，還把尾巴靠在她肩上好一會兒。

棘爪與她的口鼻緊緊相貼。「幹得好，松鼠飛，」他輕聲說道：「順便提醒妳，」他又揶揄地加了句話。「妳最好還是得把資深戰士放在眼裡。」

松鼠飛的眼中流露出一絲逗趣的光芒。「你現在可不能對我頤指氣使了——我已經不是見習生了！」

「我看不出來會有什麼不同，」塵皮無意間聽到他們的對話，也加入話局。「反正妳從來都把別人的告誡當耳邊風。」

松鼠飛喵喵發笑，然後用頭熱情地朝她前任導師的肩上撞了一下。「我總有聽進一些忠告吧！」她喵喵道，然後眨眨眼說：「塵皮，真的很感謝你為我所做的一切。」

然而，當黑星踱步向前，並以尾巴示意眾貓安靜時，歡聲雷動的貓叫聲頓時消失。「這一切實在太感人了。不過現下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探索家園，以劃定各族領地。現在就請各族派出一隻貓兒當代表，組成一個巡邏隊，對湖岸和周圍的土地進行探勘。」

棘爪一聽之下，立刻豎起耳朵；他身旁的松鼠飛也繃緊神經。他瞥見褐皮的眼神，在她眼中看見一道期待的光采。

「我們決定派出三位一起參與初次旅程的貓兒，」火星接著說道：「他們分別是雷族的棘爪、風族的鴉羽以及影族的褐皮。」

棘爪從耳朵到尾端都感到興奮不已，挑選參加初次旅程的貓兒，的確是個正確的扶擇。

火星念出每位代表的名字時，黑星不悅地嘔起嘴，但倒也沒有跟他爭論。

「嘿！」褐皮低聲說道：「這是他頭一回讓我代表影族耶！」

棘爪輕柔地用尾巴拂過她的肩頭。他知道無論褐皮再怎麼努力證明自己對影族忠心不二，黑星還是對她出生在雷族的事實耿耿於懷。

「霧足將代表河族探勘家園，」豹星喵道。這是她會議中首度開口發言，這句話卻提醒了棘爪——當初參與旅途的兩隻河族貓，如今沒有一隻留在部族中。他想起羽尾和暴毛，他們的離開好似他心中難以彌補的缺憾。

「那我呢？」松鼠飛提出抗議。「我也有參加旅程啊，為什麼我不能去巡邏？」

「如此一來，雷族就有兩名代表了，」黑星毫不留情地答道。棘爪知道如果影族族長認為這麼說就可以封住松鼠飛的口，那他就大錯特錯了。

「只有四隻貓兒組成的巡邏隊，怎麼夠探查一個未知的領域？」她反駁道。

黑星咧開大口準備爭論，但火星卻先開口說：「她說的對，我想我們應該讓她去，這會是她成為戰士以來的第一件任務。既然我們現在還沒有正式的營區，今晚她也沒辦法像新就任的戰士一樣守夜。」

黑星瞄了一眼豹星，只見她抽動了一下尾巴，沒有表示任何意見；然後黑星又將目光轉到泥爪身上，沒想到他只是低下頭。「風族沒有異議。」他喵道。

「很好，」黑星咆哮道：「但是你們一刻也不要肖想雷族能因此得到額外的領土。」

棘爪與鴉羽互換一個惱怒的眼神。他不敢相信黑星認為領土尚未瓜分，就有異族準備侵佔

的想法！

「那種事當然不會發生！」火星平靜地答道：「松鼠飛，妳可以跟巡邏隊一起去。」

松鼠飛興高采烈地捲起尾巴。

「沿著湖畔走，盡可能探查周圍所有的土地，」火星吩咐道：「我們需要了解這是什麼樣的領土，也要知道哪裡是狩獵的最佳去處；你們要思考各族需要的狩獵環境，以利日後建立邊界。至於如何劃分領土，以及何處適合成立營區，你們心裡最好要有個概念。同時也別忘了對任何可能造成危險的東西多加留意。」

「說完了嗎？」鴉羽低聲嘀咕道。

「我估計你們繞著湖畔走完全程要花兩天的時間，」火星繼續說道。他抬起頭來，眯著雙眼凝視湖水，試圖推算距離。「別花太多時間探險。我們待在這裡就等同於暴露在險境之中，所以勢必得趕快找地方定居下來。」

「火星，我們一定會盡心盡力。」一個新聲音叫道。棘爪回頭一看，只見河族的副族長霧足朝他們踱步而來。

棘爪一邊喵著打招呼，一邊挪位給她。霧足對於加入那群初次旅程就建立深厚情誼的貓兒，感到有些緊張。

「祝你們好運，」豹星說。而火星也在一旁叫道：「願星族與你們同在。」

此刻太陽已高升山頭。棘爪朝火星和各族族長點點頭，然後舉起尾巴示意，叫其他巡邏隊隊員跟隨他的腳步出發，但他眼角的餘光發現褐皮畏縮不前，而鴉羽也倒抽了一口氣；這時

他才忽然想起，因為霧足是他族的副族長，理應由她來帶隊。尷尬困窘的棘爪感到皮毛陣陣刺痛，他往後退了一步；霧足冷冷地凝視著棘爪，然後飛快地對他點了點頭，帶隊出發。

「真是鼠腦袋！」松鼠飛低語道。

他們朝著湖畔邁進，微風傳來後方黑星開始調遣狩獵隊的號令。

「松鼠飛！等等！」棘爪轉頭看見葉掌一蹦一跳地朝她姊姊跑來。「小心一點，好不好？」她懇求道。

松鼠飛親密地跟這隻年輕巫醫互碰鼻頭。「別為我們操心，」她喵道：「我們會好好照顧自己。」

「可是妳跟大夥兒一樣，一路上的奔波早就讓妳筋疲力盡了，」葉掌提醒她。「記得有機會馬上就去獵食，還有千萬別離湖太遠，免得到時候迷路了。」

松鼠飛一甩尾巴堵住葉掌的嘴。「我們會沒事的，」她堅定地說道。她抬頭用鼻頭指向下面那片一望無際、波光粼粼的湖水。「妳看，我們行進的路徑盡收眼底，妳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我們沒過多久就會回來了。」她頓了一下，然後輕聲問道：「星族是不是向妳顯露了什麼徵兆？要不然，妳怎麼會這麼擔心呢？」

葉掌搖搖頭。「沒有，我向妳保證真的沒有這回事。我只是捨不得再一次讓妳離開，這種感覺就好像第一次妳離家前往太陽沉沒的地方一樣。」

棘爪走過來，將鼻子靠在葉掌肩上安撫她的心情。「我們最後不是平安返家了嗎？葉掌，相信我！我會好好照顧她的。」

松鼠飛故作憤慨地抽搐一下。「我才不用你照顧，說我隨時留意你的安危還差不多！」

葉掌嘆哧一笑。「嗯，總之你們大家都要好好保重。如果有機會的話，也要麻煩你們幫我留意一下藥草。藥物的庫存量快不夠了。」

松鼠飛舔了一下她的耳朵。「沒問題，我會留意四周，幫妳搜尋藥草——只要我沒忙著尋覓狐狸啦、獾啦、兩腳獸啦、轟雷路啦……」

「我們到底要不要走啊？」鴉羽吼道：「現在白天很短，我們至少得在黃昏之前趕完一半的旅途。」

葉掌故意充耳不聞。「願星族與你們同在，」她輕聲對松鼠飛說道，然後轉身一蹦一蹦地跑回坡上。

豔陽一高掛山頭，如濃霧般籠罩湖面的靜默，告訴棘爪這座湖一定遠比森林裡的小河要來得深，即使河水滿潮也不及此湖的深遠。他側目瞄了霧足一眼，即使她跟所有河族的貓兒一樣都是游泳健將，此時的她卻也同樣膽怯畏縮。

好像注意到棘爪在看她，這位河族的副族長立刻抖抖身體，試圖振奮精神。「沒錯，」她一邊環視每位巡邏兵一邊喵喵道：「就是這裡了。讓我們一起揭開星族應許之地的神祕面紗吧！」